

朱子詩義補正

朱子詩義補正卷之一

方望溪先生著

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

國風

孔子刪詩于叢細之事淫汙之辭備存而不削所以使萬世之人君因此以識治體而深探其本也。芣苢兔置何關國事。然婦人皆樂勤其職業。野夫皆自厲于忠良。自非聖人以至誠感人心。以王政運天理。不能有此氣象。鄭衛齊陳之姦聲汙人口耳。而具列之。使有國者見之。惕然

于便私從欲。有家不閉。如衛宣齊襄。陳靈魯桓。既已敗國隕身。滅世絕嗣。卽中君承敝。政教不修。民有桑間濮上之風。則國之滅亡無日。而自上以下。凡有人心者。皆知辨之不早。其末流遂至此極也。其所以警發昏愚。砥維世教。視陳雅頌之音。而尤切矣。毛序鄭箋。必強依于時事。曲附以美刺。皆由未明此義。朱子既疾呼以明辨之後。儒猶曲護序箋。蓋其私心。終不能無疑于淫汙之辭。何爲而與雅頌並列耳。明于此。然後

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者
正恐學者昧于備存淫詩之義而特發其覆也

二南

周南者周之德化自西而南也。召南者召公所採南國之詩也。漢廣汝墳獨列于周南何也。周興于西北自北而南地相直者正江漢也。至于汝墳則又自西而益東自南而漸北。殷商國畿而外皆周之宇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入二詩于周南而被化之先後。疆畧之廣輪一一可辨矣。其餘各言其國中之事故列之召南也。何彼穠矣則文武以後之詩。漢初諸儒誤編入

耳

周南

關雎

序說之誤。朱子辨之詳矣。若去其支謬而專取所謂后妃樂得淑女。義自可通。蓋古者賓祭之事。皆后夫人供之。而衆嬪御佐之。非得淑女。不足以供內職。后妃思得淑女。自助以事君子。未得而求思之深如此。既得而歡愛之篤如此。所以爲女德之至盛。而可用爲風教也。朱子不主后妃自作。蓋以君子好逑。非衆嬪御所可當。但

古者文字質畧如兔置之野人亦曰公侯好仇則后妃以衆嬪御爲君子之好逌正足以見其和敬之德而于詞義亦無害也以爲后妃自作則左右流之左右采之比興之義愈切而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之義愈深遠矣○王后以下曰夫人曰嬪曰婦曰御妻蓋進御于君則有相配耦之義不得以好逌爲疑

流之方容裔于水中也次章興旣得始及采之言之序也 二章

芼訓熟而薦之于左右義不相應當從傳訓擇
蓋既廣采之又擇取美者而棄其敗惡也

末章

琴瑟友之嬪御皆良宮事咸理猶絲弦之相應
而無不諧也鐘鼓樂之宗廟之事與共籩豆敦
錡而得與聞禮樂之盛也

惟廟中奏九
夏始備鐘鼓

葛覃

禮經止載后夫人躬桑觀此詩則知凡百婦功
無不親執所以內事治而女教章也古者夫婦
之禮甚謹婦之于夫夫之于婦有不自言而使

言詩補正 卷之二 三
人將命者所以養廉恥。禁狎昵也。妻將生子。夫出居側室。使人日一問之。女子歸寧。使師氏告于君子。閨門之內儼若嚴賓。所爲起教于微眇者。其意深矣。

卷耳

小序。后妃代使臣自我。誤矣。而亦非后妃自我也。古人于其所尊所親。則我之。微子曰。我其發。出狂。我用沉酗于酒是也。况婦人而我其夫。于情尤近。首章言嗟我懷人。故下三章。歷想其所。

懷之人登陟之險。躡車馬之殆。煩而致其思慕也。征人勞瘁。永懷永傷。故欲其酌酒以自遣。未則如聞其吁嗟之聲。而知其不免于懷傷也。若謂后妃自道。則于云何吁矣之義不可通。云何者。遙意而想像之詞也。

樛木

后夫人之于衆妾。常恐其上陵。而思有以限隔之。衆妾之于后夫人。預料其妒已。而思所以曲避之。此恒情也。樛木下逮。葛藟上附。纏綿固結。

而不可解如此非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不能也。

桃夭

既曰宜其室家。又曰宜其家人。蓋婦入固有當于夫而不宜于家人者。記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是也。至于宜其家人。則內外和而父母順。所謂當于其夫者。始不爲燕昵之私矣。

兔置

婦人皆式于禮。則男子可知矣。武人皆明于義。

則士君子不待言矣。此周南于被化之詩。首桃
夭次兔置之義也。○古者閭里門塾。冬月四十
五日之教。農工商賈之子弟皆與焉。小學之幼
儀。詩書之大義。無人不入耳而動于心。故賢者
不擇地而出。至周公建六典。則鄉遂之民。卽六
軍之士。親民之吏。卽百夫千夫之長。故晉文之
興。猶曰民未知禮。未安其教。民未知義。未生其
共。觀兔置之詩。及春秋內外傳所載商賈隸卒
之事與言。則知文王作人之盛。及有周一代之

氣象矣

芣苢

觀桃夭則知女教之修閭閻皆內和而家理觀
芣苢則知蠶織之隙婦人皆樂事而務藏其事
至微而非禮義彰明太和翔洽四民樂業萬物
熙熙之世無此氣象所以列于風始以著其爲
德化之成也

漢廣

禮記孝子舟而不游楚辭乘汜汭以下流無舟

楫以自備、泳游也、方、柎也、泳與方非涉川之正道、水之大者、非舟楫不可通、女之貞者、非禮義不可接也。

召南

鵲巢

婦人之德、惟不妒尤難。故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蓋嫡之性行、素信于姪娣。故以從媵爲樂、而咏歌之。首章言夫家之迎、次章言母家之送、末章言婚禮之成、卽衆媵之歡欣和樂、而夫人之德可想矣。

李光地曰：鵲之有巢、與夫人之有家也。鳩居而盈之、興諸娣之相從也。

方比也始行同此百兩既至分處三宮皆得比
方于夫人故深以爲幸 二章

采蘋

左傳蘋蘩蕒藻之菜用之以薦七月之詩采蘋
祁祁用之以蠶故朱子並存之

副編次皆被于首者故謂之被朱傳編髮爲之
蓋總此三者而群儒必以被爲次曲生支節自
相糾縛固矣

草蟲

既云見又云覲者始見面相覲覲則語相交事相接也

采蘋

古者賓祭必使主婦卽事蓋夙備其物則勤而不荒涖事于廣衆之中則歛飭其儀容堅凝其德性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詩之稱季女曰有齊采蘋之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楚茨之詩曰君婦莫莫所以著婦德婦容之正而爲天下法者可謂至矣

甘棠

周宮遣人職十里有廬三十里有路室五十里有候館必三代之通制而召伯巡行草舍露宿何也周諮周度必環視四境不得盡由經涂其巡行往來樹下至再至三或止宿或久憩或暫稅情事非一故土人追思詳言而嗟歎之

伯非方伯也若文王時召公爲方伯則受命稱王之說不爲妄矣古者五十以伯仲詩稱召伯如春秋傳所稱荀伯欒伯原仲祭仲之類○芟

信宿也。憩，休息也。稅，暫止也。至暫止之地而不能忘，所以爲思慕之深也。

行露

行露之詩，世人多引韓詩及劉向列女傳以爲申人之女，許嫁于鄆，夫家不備禮而欲迎之，雖致獄訟，女終不行，誣矣哉！嬰與向胡爲而傳此乎？蓋此詩旣女子所自作，則失怙恃且無兄弟之依可知矣。曰許嫁，則許之者必父兄也。遭家之變而莫爲之主，雖自歸于舅姑，不得謂非義。

况其夫就而迎之乎。既有獄訟以召伯之明則必開以大義而官爲之配矣。其詩曰誰謂女無家信如所傳是故有室家之約也。以一禮未備而終不肯行則將轉而之他乎。此害義傷教不近于人情而可列正始之風以爲教于閨門鄉黨邦國與。嬰向之蔽良由未達于室家不足之云而以辭害義不知設詐以求偶卽此已不足爲人夫。此貞女所以疾之深而拒之決也。以朱子之勤經豈其未見嬰向之書蓋嚴而斥之以

無溷後人而群儒乃援集傳禮或未備一語以
曲證其誣辭不亦悖乎

標有梅

女子之嫁也行不辭戒不諾所以遠恥至曰迨
其謂之抑甚矣當爲求賢之詩世亂則人材凋
喪如果實剝落存者日稀迨其吉兮必吉士乃
能勸相國家也迨其今兮恐後時也迨其謂之
欲其相招而朋至也

小星

記妻不在妾御不敢當夕言夫人所當之夕若以故不得進御則衆妾不敢當此夕也朱子所引疑誤

江有汜

水決而復入爲汜岐而爲渚江之別者爲沱皆大水之支流猶姪娣之附于女君也

野有死麕

男子以非禮相誘非大無良者豈肯目挑心招但倉皇奔避而容止不戒亦無以見其德之貞

儀之一矣。此蓋旁觀之人見此女徐徐而退未嘗動其悅未嘗驚其犬故賦其事以美之曰無

感我悅作詩者代女子而自我也

古樂府結我紅羅襦脫我

戰時袍皆作者代女子自我晉周伯仁之父遇裕秀汲井率騎聚觀絡秀容止如常以此卜其賢可與詩義相證

與女子相誘而以爲吉士何也暫時

所見不過指其威儀容貌之美蓋當春正女子有懷之時而誘者美士復有易感之道乃整容以退不惡而嚴其堅貞精白真可以比德于玉矣

末章

騶虞

陳氏據射義以騶虞爲官而歐陽氏以騶爲馬御虞爲山虞澤虞壹發五豝爲五豕而一取尤爲精核蓋葭茁獸蕃虞之得其職也獸雖多而不盡取騶之得其職也古者田獵有驅逆之車射者中否每聽于御者詩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又曰公曰左之舍拔則獲故田事以騶爲主而與虞並稱也朱子謂壹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似非詩人之意蓋中或疊雙斷無壹發而得

五豕之理。况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若以盡
物爲心。則于禮爲過。且與頌文王澤及草木昆
蟲之意相刺謬矣。蓋犯隱于深葭之中。一犯負
矢。其群皆奔。故壹發而五犯齊見耳。

朱子詩義補正卷之二

方望溪先生著

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

邶鄘至曹檜十二變風

漢唐諸儒于變風傳會時代各有主名以入于美刺朱子既明辨之而世儒猶嘵嘵以至于今蓋謂一國之詩數百年之久所存必政教之尤大者閭閻叢細之事男女猥鄙之情卽閒錄以垂戒不宜其多至于如此而不知刪詩之指要卽于是焉存蓋古者自公卿至于列士職以詩

獻必與草野之風謠並陳而衰世之臣孰是如
大雅之舊人家父凡伯者乎若並類史克之頌
魯則何關於勸懲哉

孔子魯人故于魯頌不敢去其籍

故淇澳

緇衣而外所存者惟士大夫憂時閔己之詩然
亦寥寥無幾而叢細猥鄙之辭與美刺昭然可
爲法戒者同收並列且無一之或遺蓋民俗之
真國政之變數百年後廢興存亡昏明之由皆
于是可辨焉稽之春秋中原建國兵禍結連莫
劇于陳鄭衛次之宋又次之而淫詩惟三國爲

多。

樂記雖云宋音燕女溺志然特論其音且燕女非必淫奔也。

以此知天惡。

注。人不惟其君。以此敗國亡身。殞嗣其民。夫婦

男女亦死亡。危急焦然無寧歲也。而淫詩之多

寡實與兵禍之疏數相符。則刪詩之指要居可

知矣。齊晉秦三國最強。而兩國無淫詩。齊襄以

鳥獸之行。大敗民俗。故絕世不祀。尤先于陳鄭。

崔杼弑君。陳氏竊國。皆由女禍。而其詩終于猗。

嗟。載馳傲笱。始于雞鳴。秦之亡。以親奄幸。疾師

儒。而其詩始于車鄰。駟鐵。終于夏屋。唐俗勤儉。

固其所以興也。然纖嗇筋力，則艷于利而易動。以私故，其後趙盾、欒書皆爲國人所附，而晉卒分于三族。乃桓叔、武公爲之嚆矢，耳國以此始亦必以終。茲非其明鑑與？若魏若曹若檜，國小而鄰逼，故君民同憂，未敢淫逞，而君少偷惰，臣或貪愚，則國非其國矣。總而計之，邠、鄘無徵，魏檜早滅，衛鄭以下七國之亡，徵並于所存之詩見之。非聖人知周萬物，而百世莫之能違，其孰能與于此。然則鄭之亡，轉後于陳，而衛之亡，又

後于朱何也。鄭之淫風盛于下而未及其上。衛有康叔武公之遺德。雖至季世。猶多君子。國于天地。必有與立。或同始而異終。或將傾而復植。豈可以一端盡哉。故曰天命無常。一以人事懸衡。則知其終無爽忒矣。

邨風

柏舟

茹容納也。鑒乃無情之物。故能好醜。並容人。則心知是非。而有羞惡。群小之猖狂。君恩之涼薄。豈能漠然不動于心哉。倚兄弟以抗其夫。非禮也。愬于兄弟而反見怒。非情也。蓋謂女兄弟耳。娣女弟也。而女兄亦有爲媵者。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是也。正嫡既與君不相中。則其姪娣皆君所不禮。是以雖有衆彙相從者。而不可依倚。或

以群小之讒。慝愬于君。而反逢君之怒也。次章

春秋左傳。秦伯之弟鍼奔晉。曰。鍼懼選于寡君。注。選。數也。懼。數其罪也。此蓋自反。未嘗失言失色。有可數之過也。三章

寤辟有標。寐而拊心。以至驚寤也。四章

人臣之義。三諫而不聽。則去之。此云不能奮飛。婦人不當于夫之辭也。末章

燕燕

古人相愛以德。愛之篤。則憂之深。以莊姜之賢。

與戴嬀相信之久而其別也猶勉以先君之思
若懼于婦道之不終者厚之至也

末章

日月

莊姜賢者不獨以失愛自傷也內寵茂正嬖子
配適亂本成矣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無私
照故爲下土所仰今君之昏悖若此國家之事
胡能有定寧止于不我顧不我報而已乎三章
言胡能有定而使我的憂思爲可忘耶卒章言
胡能有定若能有定則君之答我不以禮者亦

不必復陳述之矣。

凱風

一則曰母氏劬勞再則曰母氏勞苦非徒念母亦使其母念育子之艱而不忍去室也。一則曰有子七人再則曰有子七人非徒自責亦使其母覺年歲已長而顧惜名義也。○程子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深得文王之心朱子以爲臣之于君與子之于父母不同未有以紂之悖亂而文王見爲聖明者非凱風之比愚按子于父母

其淫昏大惡亦未有不心知其非者。七子所謂聖善通明慈惠之稱耳。女子固有通明慈惠而獨不能以志節自堅者。文姬甄后之類是也。

雄雉

此詩大旨與北山小明相類。自詒伊徂以忠勤而獨肩勞役也。末章有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之意。蓋當時同官必有忮害其君子之能而求多以困之者。故歎其不知德行也。春秋傳宋樂祁言晉不可不遣使因使祁往而見執國策趙嬖人建信君欲困其才臣葦請厚任以事參觀可得此詩之

意

匏有苦葉

此詩通篇皆比興。蓋刺汲汲于進而不能以禮自守者。濟盈則當以濡軌爲戒。易所謂曳其輪無咎也。士如求女則必以其時。必以其物。君如求士則必以其禮。豈可不度淺深而冒進不待雄鳴而先求乎。末章言雖有招舟而不可輕涉。蓋君子以道自重。必待同心一德之君而後可以相就也。曰我友亦比喻也。或曰古者公卿大

夫賓興賢能士之始進非其人不自故曰卬須
我友○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行冰泮而農桑起
婚禮殺故曰迨冰未泮集傳誤

谷風

恩義不終則德有違矣夫婦道苦聲播族嫺則
音有違矣首章

言今者詒我以勞而猶致其武怒猶不念昔者
恤我之勞而招我以休息耶末章

式微

李清植曰其始也必以失國之故控于大邦而求定焉故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旣而援絕志窮淹卹在外則惟君臣相守而已故曰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旄丘

次章測其必有與必有以故三章疑其無與同心者而不能來蓋救患分災非一國所能獨任也觀齊晉主盟凡役必合諸侯可見至于終不見恤乃知非無同心也非有他故也乃衛之君

臣褻如充耳焉耳。曲折以體其情而終乃質言以責之。忠厚之至也。○首章曰何多日也。次章曰何其處也。三章曰匪車不覯。似處其所而待救者。豈作于迫逐流離。尙自保其餘邑。而其時尙未寓于衛與。

簡兮

賢者無自言簡易不恭之義。周書夏迪簡在王庭。詩人蓋自言被簡擇而爲伶官耳。齊風舞則選兮。蓋樂人必簡擇其能者。

新臺

昭五年春秋傳葬鮮者自西門注不以壽終爲鮮詩人之意蓋謂齊女本燕婉之求而此惡疾之人乃不遄死而爲此醜行也與次章不殄意同非謂病之不已也

鄘風

牆有茨

不言宮室庭階而言牆喻國母據崇高而爲淫
慝。臣民雖知其惡。無道以除之。○內外亂鳥獸
行者。惟天子當舉九伐之法。非弑君篡國臣民
皆得而誅之之比也。齊桓之誅哀姜。以姜齊女。
又桓爲方伯。得專征討。觀齊桓以前。夷姜宣姜
文姜之事。可見齊桓一匡天下之功。

君子偕老

虞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
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
色作服故朝祭之服曰象服首章次章言祭服
之盛末章言禮見于君及見賓客之服所以深
歎其不宜也臨之以先君質之以賓客重之以
禮見其爲愧怍不必言矣

宗廟嚴肅族姓具瞻以鳥獸行之夫人被象服
覲然展事于其間國恥莫大焉乃如之人天胡
然而使播惡于我邦也帝胡然而使大亂乎人

紀也。故倒其辭而隱約其義。乃忠臣悲憤之極思也。二章

言婦人當暑袵衣必蒙縹緜以自歛飭檢身之嚴也。棄位而姣醜聲播揚徒致飭于小節可掩蓋乎。○首章斥言其不淑而莫可如何。故次章呼天而訴之。末則極歎其姿容又以見先君逆子皆由此誤以致其深痛耳。末章

定之方中

春秋傳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此詩云駉牝三千則于季年追述其始事也凡傳所稱謹身儉用敬教勸學授方任能無一及焉而獨舉其夙駕桑田一事蓋人君能知小民之依則所以克己厲俗任賢修政皆有不能自己者矣。周公戒成王先知稼穡之艱難蓋君心敬肆之原百政廢興之本也。○記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朱子所引誤。○先言樹木而後及田桑以制疆封樹主田表道作邑之始事也。敗亡播遷卽預植良材爲禮樂之器乘

心塞淵卽此可見

首章

于旄

兩服兩驂止四馬而曰五之六之者或以備更代也夏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又似皆用以駕者豈古有其法而後世無傳與

載馳

許大夫止夫人之行必曰吾將爲控于大邦此許人之所思也故夫人疑之曰控于大邦果何所因何所至乎爾無私尤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也

衛風

淇澳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原始而見其學修之篤也。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要終而美其德器之純也。次章則言德容之稱其服末章則著其動容周旋之中禮以見其爲盛德之至也。

如金如錫言其剛柔之合德也。如圭如璧言其方員之中度也。末章

考槃

寬謂去離世途之迫隘也。適義無考。疑謂所以自藏也。軸所迴旋也。弗諉其樂不可忘也。弗過若將終焉不復去而他適也。弗告使世人不得窺尋其聲光也。

碩人

莊姜德行文章之美無一及焉。而所矜大皆世俗之淺意。何也。此詩人之微旨也。以爲夫人德行文章之美。君縱不及知。而族姻之貴。顏容之好。服飾之盛。士女之都有目者共睹。而君亦不

知所以深訝莊公之狂惑而歎禍變所從生其
理有不可解者也。

氓

此必當時學士目見其事假棄婦自悔之辭以
垂戒于後耳非其所自作也所私者抱布之
氓觀篇中乘彼坵垣送子涉淇等語則爲下戶
單門之女可知安能言成文典盡風賦比興之
義可歌可誦如此哉若齊之丰鄭之狡童穉兮
則淫女或能自道耳

末章曰老使我怨又口總角之宴則爲夫婦者
久矣三歲爲婦乃計其食貧之日耳靡室勞矣
謂室中之事靡不躬執其勞也

五章

芄蘭

作者見童子之垂帶而爲之心悸猶蜉蝣之詩
人見時人之采采衣服而心憂也容兮遂兮不
知自懼之貌惟童子不知自懼故見者代爲之
懼也○能不我知言其能則我不知也

伯兮

賦也離憂之人感時思遠觸景增悲或雨或暘
皆惻然有隱也 三章

有狐

此詩訓婦人以夫遠出感物起興而憂其無裳
理亦可通但古書言狐無以爲善物者其在詩
則雄狐綏綏莫赤匪狐皆惡之之辭風人比物
必以其類故朱子斷爲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
木瓜

此詩序以爲美齊桓公固無所據但玩其辭意

實無頗邪其諸朋友贈答之詞與

王風

世儒謂讀王風而知周之不再興，非深于詩者之言也。方是時，上之政教雖慎，而下之禮俗未改。其君子抱義而懷仁，其細民畏法而守分。以道興，周蓋視變，魯變齊而尤易焉。黍離兔爰，憂時閔俗，百世以下，猶使人悱惻而流連。大車檻檻，師都猶能正其治也。君子陽陽，匿跡下僚，而不改其樂也。采芣憂良臣之見讒，邱中懼賢者之伏隱。觀其朝有若榮，公皇父師尹之敗類者。

乎。君子于役，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論矣。葛藟
悲無兄弟，則宗子收族，大功同財之淳風，猶未
泯也。戎者懷其室家，而于君長無怨言，思奔之
女，自誓于所私，按其辭意，亦未嘗心非其大夫。
觀其民有若晉國之誣于欒氏，齊魯之隱民心，
歸于陳季者乎。十篇之中，淫志溺志，敖辟煩促
之音，無一有焉。蓋自周公師保萬民，君陳畢公
繼治于伊洛，自上以下，莫不漸于教澤，愾于德
心，而知禮義之大閑，故降至春秋，篡弑攘奪，接

跡于諸夏之邦而王室則無之以衆心之不可
搖奪也。子頽子帶子朝之亂，國民嚮順，官師守
常，故侯伯公卿倚是以定謀，而亂賊皆應時誅
討。使當是時，上有宣王，下有方召，則其興也勃
矣。而况託國于周孔乎！然孔子志在東周，其于
齊衛之君，猶睠睠焉而適周，則未嘗一自通于
王。及二三執政，何也？蓋周之政，在世卿久矣，以
羈旅之士，一旦而奉社稷以從，非上聖如湯文
安能蹈此故，必得大國而用之，踐桓文之跡，然

後能成周召之功。此孔子之志事也。世儒以周不能興，遂謂王風氣象，茫然不可振起。是所謂見其影而不見其形者也。孟子言誦詩讀書道在知人論世，而自道其學曰知言有以也夫。

黍離

此詩似預憂小人釀亂而歎衆人之憤憤。故呼天而問之。謂如此之人。何故使當要津以厚其毒也。

君子于役

聘問征戍。家人未有不知其地者。曷至。謂何日而至家也。○始猶望君子之歸。終則第願其無飢渴而已。厚之至也。

揚之水

征戍無與室家偕行之理。彼其之子，謂其儕伍之居息者。猶北山大夫不均之歎也。蓋戍者不得代而託怨于儕伍，以刺其上耳。

兔爰

國是旣非，至于群邪項領，方正戮沒，則百度皆亂，可憂之端不一而足。所見之象無非不祥，故曰：逢此百懼，逢此百憂，逢此百凶，而致此皆由。上有昏德，故曰：尙寐無吡，尙寐無覺，尙寐無聰。言事已至此，而尙若寐者之無知也。蓋不敢斥。

其上而姑泛言之。世治則清靜寧一。各安其業。若無事者。故曰尙無爲也。國將亡必多制。時平則無所創作。故曰尙無造也。世未極亂則亂政猶未敢亟用。故曰尙無庸也。

葛藟

亦莫我聞。我之休戚。若不相聞也。

采葛

序謂懼讒亦可通。蓋人臣遠離君側。則讒間易生。故賢者偶以事出。而國人皆代爲之憂也。

大車

以此心用之于正則唐風百歲之後歸于其居也。晉有陶唐之遺則婦人之貞信如彼東周地密邇鄭衛則淫女反以誓心于所私上之化下下之從上如泥在鈞如金在鎔信哉。末章

丘中有麻

此詩箋疏穿鑿幾不可解而序所謂賢人放逐國人思之理亦可通蓋賢者屏處邱園國人思之以爲邱中有麻之地子嗟留之是彼留子嗟

也安得見其施施而來乎末章則望其復來而
有以益我也